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八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費叛南氏

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杜為費人所敗

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

以為囚俘治區夫

杜魯大夫

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

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

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

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

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杜叛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魏禧曰名言可爲千古招叛之法○此與貫珠者論田單事可參看

楚平王卽位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杜襄三及

卽位奪遠居。杜掩族田遷許而質許圍。杜許大夫遷蔡洧

有寵於王。王之滅蔡。杜一年也。其父歿焉。杜在國王使

與預於守而行。杜使洧守國申之會。杜在越大夫戮焉。

王奪鬪韋龜。杜令尹子中犇。杜邑名又奪成然。杜韋子邑而

使爲郊尹。杜治郊蔓成然故事。蔡公。杜棄疾也故舊也。

壁之命。故使成然。故事。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于

之。彭士望曰。禍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于

反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

壽過

杜申會所戮者

作亂圍固城克息舟

杜楚邑城之堅固者

城而居之

上望曰要者亦穩者○禧按此當是越大夫所為

觀起之歎也

杜在襄十二年其子

從在蔡事朝吳

杜故蔡大夫

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

請試之

禧按觀從志在封蔡棄疾志在得楚兩不相謀而二謀適合機會之來故是天主

公之命召子干子皙

杜皆共王子靈王弟元及郊而告

之情

杜告以蔡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

杜不知其故

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杜使

驚起辟之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並已

杜觀徇於蔡曰蔡公召

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杜詐言蔡公將以師

助二子○禧按觀從提蔡人聚將執之杜觀從辭曰失

公上於虎背不得更下杜言蔡公而殺余何益杜言殺已乃釋

賊杜謂子哲成軍杜言蔡公而殺余何益杜言殺已乃釋

之杜按觀從渾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歿亡杜按以四則

如違之以待所濟杜言若能為靈王或亡則可若求安

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杜言與蔡公且違上杜謂何適

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杜于干而盟于鄧杜望

曰凡暴主治罪雖脅從桂誤無免者故依陳蔡人以國

迫人至是朝吳因而恐之鮮有不從杜子黑肱

林封陳蔡之國而依倚之杜楚公子比杜公子黑肱

士望曰進步亦退步亦穩着杜公子黑肱

哲杜公子棄疾杜蔡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

之師因四族之徒

杜遠氏許圍以入楚

林時靈王在乾

楚○士望曰

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

杜欲築壘

奪其巢穴

人為復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

孫子曰兵聞拙速况作亂乎又曰役

尤好語

請藩

杜離也

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

俾

皮皆反杜俱楚大夫蔡公黨

先入因正僕

杜太子之近官人應殺大子祿

及公子罷

皮

敵林皆靈王于

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

次于魚陂

杜竟陵縣城西北

公子棄疾為司馬

按蔡公位乃

事不妨以名位讓

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

師奇妙杜從乾谿之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剗

杜魚器反

人要

在

看

然

着

耳

之

也○簡切妙沛師及訾子斯梁而潰王還至營梁而

與金主亮畧同王聞羣公子之歿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子細

隊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所謂人

也其言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聽國人王曰

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叛矣林言大都如陳蔡不羹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

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杜是

子革也棄王而歸○士望曰然丹王泂夏杜漢別名將

三策皆不可行歸楚其本懷也順流為泂



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

申亥之於靈王伍員之於平王皆代父為報恩怨之

故不可不慎

曰吾父再奸王命

杜謂斷王旌執人于章華宮魏世做曰楚闞一生惟於

無宇二事為難能遂食其報

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

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

杜里名

闞

杜門也

以歸夏五月癸

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上望曰太

過必申亥曾以女侍靈王也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

禍也

蔡公之舉非觀從本意故欲子干殺之然可謂不能擇主

子干曰余不忍也子

王

杜即

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

是○孔之遠曰按當時比不聽

觀從之請故致敗事然即聽之棄疾亦不得殺也蓋當時成然久為膈心而羣喪職之族皆成然黨也且棄疾

君陳蔡得民心。子比輕起圖之，徒自速其死耳。然則為  
觀從者，教子比讓王位，則於棄疾可為功臣於子比亦  
不失為忠臣矣。○禧按魏徵王珪，教建成殺秦王，亦觀  
從之，見二君欲除所忌，恨無題目，而觀從徵珪乃授之  
隙以速其禍，不亦愚乎？但子比不殺棄疾，棄疾亦必殺  
子比。若建成儲位既定，而敦好於秦王，則秦王雖汲汲  
於大位，其臣雖汲汲於命，亦無如之何矣。蓋無故殺  
兄，又太宗所不肯為也。沛公志吞天下，正碍義帝，乃有  
項羽為之，知已預先殺却，以不義題目歸已，而即以大  
義題目贈人，古今呆小人行，往如此，不禁噴飯大笑。  
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兩夜字棄疾使周走而呼  
曰：王至矣。棄疾之謀亦觀從故智也。走靈王殺子皙皆  
以訛言得士望曰：中插棄疾使呼前後兩  
見自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  
人殺君司馬將來矣。杜謂棄疾見君若早自圖也可以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加入衆又有呼而走

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士望曰可以虛聲自殺足見二子庸劣○禧按觀從

不行必杜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于干於訾實訾教

者楚人謂之教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方取而葬之

以靖國人士望曰以假王生殺二子以假使子旗○成然

爲令尹楚師還自徐杜前年圍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

師杜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

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平王封陳蔡復遷

邑林九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平王封陳蔡復遷

至是皆復其舊○禧按平王臨溪爲高○士望曰舊

君之惡跡新杜致羣賂杜始舉事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杜修

君之德資也杜時所貨賂

廢召觀從杜好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杜佐

官杜開龜兆○士望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林楚聘于鄭

曰從善於自處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林楚聘于鄭

且致犂櫟杜之田杜犂櫟本鄭邑楚中取之

杜知鄭自悅服不復須賂故○禧按鄭難

悅服致之以昭義聲來諸侯不亦可乎鄭人請曰聞

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犂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

王問犂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

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杜王善其有權有

王有英爽之氣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杜平

然亦不識大體

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杜平

然亦不識大體

曰此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

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

從亂如歸起處歷叙衆怨致亂之由留此初共王無冢

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杜星辰而

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

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杜共

密埋璧於犬室杜祖之庭士望曰與巴姬便不密使五

人齋齋而長入拜杜從長幼康王跨之杜過其靈王肘

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壓紐

杜微見璧紐以為審識○關韋龜屬成然焉杜知其將

且曰棄禮林棄立長之違命林違當璧之楚其危哉杜

致靈王之亂○謝文游曰觀楚共埋璧之卜靈肘加而平厭紐則篡弑之人皆一定之天命觀公孫臧亡曹其人之尚未生而曹人已見於夢則小人之亡人國皆一定之天命然為君者能恐懼修省則天心未嘗不可挽回惟殊碌者則固於氣數而莫可逃耳○又曰凡國家占卜皆當謀密之極若或漏洩則奸人生脾睨之心而功名之士遂陰相依附為之羽翼將無事而生事大為可危如楚共埋璧一卜鄰國皆知圍與棄疾不待教而萌造亂之思矣遠羅蔓成然早已歸心於無事之日凡此皆一卜之不密有以啟之也

魏禧曰國家大事有劈空造奇者如觀從駟赤是其人也然使以費無極殺卻宛之才施之於正又何非

奇才乎古今小人不愛惜吾爲恨之惜之○劉裕  
起事亦畧類此然近世人行之未有不敗何也不能  
審時度勢而已無才力本領徒欲劈空造奇以圖僥  
倖故耳

謝文游曰棄疾權重而有謀觀從欲起事而不奉之  
乃思及子干木偶之人爲主何其闇也然棄疾起事  
時何不明白自圖必借名子干而後除之乎凡舉大  
事而即身當尊稱以犯大難之名此淺人舉動觀從  
既召子干不妨即以子干試之倘羣情無異入楚不

難則轉圖子干亦易事耳而觀從猶夢夢欲使子干

殺棄疾不從然後發憤而行豈不晚哉

禧按觀從之奉子干當以

子干易與他日封蔡可唯所欲耳然觀從實忠智之士未可以其昧於擇主而少之

如范增明

知沛公當王而輔殘暴之項羽且欲使羽殺之與觀從無異然增憤而死猶自知恥觀從則儼然受卜尹之職矣子干始終受棄疾提弄而春秋書其弑君反受大惡之名千古庸人無自知之明而妄希非分亦可憫矣○棄疾之智如一溪活水隨岬曲折波瀾潑洄悠洋自在想其如晉過鄭一段謙讓敬謹是何等



精神其爲人平日操心機警刻刻不怠已將君國人心看得通透至臨事時觸處洞然一絲不紊此雖小人之雄其用智幾於行所無事矣如此靈活之人而亦爲費無極所蔽護人真險矣哉然亦由得位之後驕盈侈汰故爾神識昏昧使爲蔡公時雖百無極安能逃其鑑耶

叔向論平王有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

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同惡謂棄疾子干同惡靈王也舊註未是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杜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

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杜寵須賢人有人而無主二也杜須內主為應

有主而無謀三也林無謀策可成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

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林元年奔晉至此十三年晉楚之從不

聞達者彭士望曰觀重耳便知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無釁而動在當時晉人觀之則曰無釁而動以

左傳經世鈔卷十八有國一九

非異時也。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

德。主虐而不知。杜貪虐無所畏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

誰能濟之。杜楚如借君子干。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

蔡城外屬焉。杜城方城也。時穿封戌。苛何。慝不作盜賊

伏隱私欲不違。杜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杜命之國

民信之。羊杜齊爾反。姓有亂必季。杜實享楚之常也。獲

神一也。杜璧拜。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賁四也。杜居常

五也。杜子季。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

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

矣。杜位不尊其寵棄矣。杜既沒民無懷焉。杜非國無與焉。杜無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杜皆庶賤對曰：齊桓

衛姬。杜公妻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

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

杜言其疾下善齊。杜敬不藏賄，不從。杜子用欲施舍不

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

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杜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

人。杜孤偃趙衰，顛，魏武，有先大夫子餘。杜衰趙子犯。杜孤

杜偃以爲腹心，有魏犇。杜武賈佗，以爲股肱。杜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

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杜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子享之秦

伯納有樂枝卻穀狐突先軫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

彌篤士望曰堅志成惠懷棄民杜二公不恤民民從而與之獻

無異親林皆獻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論子疾得失及桓文不同處俱

精詳確當可謂有識之言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

子國有與主杜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

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上不過言事之成敗耳子干書裁吾所不解舊註未是楚

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杜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

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

之禮也。

杜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

隱大子之子廬

杜平

歸于蔡禮也。

悼大子之子吳

杜惠

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

也。杜國復成禮以葬。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

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

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十四年夏，楚子

使然丹簡上國

杜居西方上流故謂之上國。

之兵於宗邱

杜楚地。

且撫

其民。分

杜與也。

貧振

杜救也。

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杜單身民。

也收養不使流散。

救災患。宥孤寡

杜賦稅寬其。

救罪戾。詰

杜責問也。

姦慝

舉淹滯

杜有才德而未效者。

禮新

杜新藉旅也。

敘舊祿勳

杜功也。

合親

杜親。

也九族

任良物

杜也

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

杜兵在國於都之東者於

召陵亦如之

杜然

好於邊疆

杜結

好

息民五年而後用

師禮也

魏世做曰棄疾可謂逆取順守者然攻靈王殺子干亦未為大逆也子干之攻更有過○士

望曰平王新政於貧窮無告之民更加意最為近古

魏禧曰中多得失可鑒文字雖無敗處然尚可簡簡則更佳矣

叔向數叔魚之惡

晉成虎祁

杜八年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郟

反古杏

十年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文移

熙曰叔向賢者乃欲以威示諸侯無乃失言乎

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

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

甲車四千乘羊舌鮒

杜叔向弟攝官兼

司馬遂合諸侯于平

邱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

杜軍旅之帳

九張

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杜亦

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犬叔之從善

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



者

林 飼牲曰芻草薪曰芻縱淫芻芻之人欲使衛患之而致貨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羹與一篋錦

杜 屠伯衛大夫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

之字下

杜 喻近也

而敢有異志芻芻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杜 請

止叔向父羹反錦

杜 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

曰晉有羊舌鮒者

杜 稭

是他人亦不可以如此語敵國况其弟耶

○彭士望曰不私其弟特加晉有二字 瀆貨無厭亦

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

大非 ○士 其已不

以義禁之而教以君命賜之若

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如

十四年冬晉邢侯

杜 楚申公 與雍子

杜 冰故

爭鄙田久

而無成士景伯

杜 晉

如楚叔魚攝理

杜 代

韓宣子命斷

理官

景伯

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杜罪邢

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弟

之罪於其兄。信叔向之無私有素也。○士望曰：以叔向之公直明允而不使斷獄。宣子不能無罪。叔向

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

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杜

也。貪以敗官為墨杜。不潔。殺人不忌杜。畏為賊。夏書曰：

昏墨賊殺杜。逸書三。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

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杜言叔

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

左傳卷之十 叔向傳 二

卷之七 三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杜於義未安直則有之○魏世倣

衛人與叔魚平邱之會數其賄也杜言清貨無厭以寬衛國晉

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杜言耐以寬魯國晉不為

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杜三罪惟答宜子問

以直傷義故重疑之○陸粲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叔

向三言獨議邢侯之獄為近正然吾猶有譏焉曰大臣

之義先刑家而後正國耐之至此無乃教教之亡素歟

如有頑器不率則亦豫言於君勿使與政已矣馬用戮

灰以為直哉若平邱之會則耐實為之謀主不能正黷

貨之辟而重賜以承其貪歸魯季孫復不能以禮與辭

遺之而使一夫行詐二者皆傷國體為諸侯笑何利之

加自周公誅管蔡君子猶以為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

益榮仁者固忍為若言乎蓋左  
氏之誣孔子也無甚於此矣

彭家屏曰叔向之弟子魚貪墨鬻獄論者以是譏叔  
向之失教非也子產鑄刑書叔向猶越國遺書戒之  
豈在他人則戒之於同氣轉視之如路人乎必子魚  
之剛愎暴狠拒誨不悛賢如叔向亦無如其弟何也  
觀其對衛使白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則其無可如何之情已見乎辭矣不然何至對人稱  
弟必著其國舉其姓斥其名而為是外之之甚詞乎  
蓋有大不得于心者也平邱之役子魚為政子魚求

貨于衛而暴虐衛人叔向必屢言之而不能入故衛人餽錦而不受冷其轉餽子魚已則潔矣用汙其弟豈賢者之用心乎蓋以不如此其為暴終不止也受錦之罪小虐衛之罪大其權衡於輕重之間而為是不得已之計也君子于骨肉之地遇人不淑既不能執之於道不得已而隨事委曲補救于末路者此類是也特門庭之內教誡之辭左氏不能備知之而據以入傳論者涉其迹而不推其隱遂以是為賢者累豈通方之論乎

惠伯待禮

季孫猶在晉

按平邱之會晉以邾莒之愬執季孫

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

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太

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

太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

杜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

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

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

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

杜尊卿稱

若猶有罪

歿命

杜歿晉命

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

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

杜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

宣子患之。

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

杜叔鮒能非鮒魚安能

詐且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

歸於魯君。

杜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

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

杜猶已灰枯骨而季氏再生其肉敢不盡

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

杜西使近

河。其若之何。且泣。

杜法以信其言○彭士望曰貪人未有不詐淚亦可假

平子懼

先歸。惠伯待禮。

杜待見遠之禮

南蒯奔齊

南蒯之將叛也。

林氏季氏在十二年

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

杜二

蒯家

臣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

彭士望曰久困而外援絕內必生變

臣願受

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效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

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

士望曰偽疾時必與費民中魁傑者

有密約乃能朝衆劫蒯

羣臣不忘其君。

杜謂

畏子以及今三年聽

命矣。

士望曰守費能至三年必蒯鄉人為之左右

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

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

杜送使出奔

請

期五日。

杜冀有變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

杜戲

對



曰臣欲張公室也。

林言臣非叛君乃欲強公室弱私家。

子韓皙

杜齊大夫。

曰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意欲助君口辨却非人臣之言。獨不曰亂臣賊子。人人得

誅之乎。但南蒯初心亦非爲公室矣耳。

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林二子既逐南蒯乃

奉費邑歸之於魯。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費無極去朝吳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杜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

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

而在下位辱。

彭士望曰淮陰侯亦為一辱字起禍

必求之。吾助子請文。謂

其上之人。

杜蔡人在上位者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

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

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

與韓元之殺望之同

余唯信吳。故寘諸

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

此必王咎蔡蔡人歸故於無極故王怒云

云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

在蔡蔡必速飛

平王以有蔡而飛故為此語

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杜

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背楚

王樵曰朝吳有功兩國見信兩王而身兩事焉此費無極所以來位下之言在其上者所以生及難之慮楚王所以信速飛之謗也費無極固巧於讒然君子豈可不審所自處乎張子房韓仇已報不賴漢寵翩然物外得其道矣

穆文熙曰無極初讒朝吳特以嘗試平王耳乃遂惑於速飛之言而行其說所以次及大臣太子而不知

忌讒之來也其有漸哉

彭士望曰奸人只是揣摩人情到至處人不覺入其  
彀中楚平之信無極自此始矣平不特心以爲忠且  
心服其智畧

彭家屏曰讒言之入主不明也而在當時則自以爲  
明矣君賢其所私臣中其所急而主臣之交且以爲  
魚水之合也無極之動平王與平王之爲無極所動  
胥以是歟

荀吳克鼓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杜白狄之別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

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

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

杜愆過也適歸也

事無

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

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

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如此舉動妙

圍鼓三月鼓人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

此則過矣若以詐謀論則

無不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

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穆文熙曰荀吳不納

鼓人之降而其後又潛甲襲邑以賈怠不如完舊林得一邑

鼓滅之偽詐蓋不可方物矣而買人之怠惰不如使人保守其舊之為愈也賈怠無卒杜終棄舊不祥鼓人

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杜知義所在也荀吳必有死命而無二心

不亦可乎邱寶曰降有二道服而降者不可受鼓人告食竭力盡

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一片好假道學語然如荀吳者是世上有用假

道學也以鼓子戡反全鞮丁今反杜歸二十二年晉之取

也

鼓也。

杜在十年

既獻

杜獻于廟

而反

鼓子焉。

又叛於鮮虞。

杜叛

晉屬

鮮虞在二

六月荀吳畧

也。

杜行

東陽

杜晉之

使師偽糴者。

林晉師詐為將

負甲以息於昔陽

杜故肥

之門外。

遂襲

子所都

鼓滅之。

以鼓子戴鞮歸使涉佗

杜晉大夫

守之。

杜守鼓

鍾惺曰數服數叛數討國之敝也。

武侯服孟獲正用

此法一勞永逸之計細人不知

彭家屏曰荀吳前之伐鼓也知其必克也故偽為仁

義以張之後之伐鼓也知鼓人叛晉必死守也故詐

為販糴以襲之時異事殊而一人之身前後易態事

為販糴以襲之時異事殊而一人之身前後易態事

之矯揉造作不本於中心之誠鮮有不露者矣



子產不與宣子環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

無有不共恪孔張杜子後至立於客間執政杜掌位禦

杜止也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杜懸間客從而笑之事畢

富子杜鄭諫曰杜諫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

笑而不陵我鍾惺曰陵生於笑有我皆有禮夫猶鄙我

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

椿按此怒甚謬詞亦多強然子產發命之不衷杜當出

令之不信刑之頗類杜綠事類獄之放紛杜縱也杜會朝之

之專亞士少招杜不與環杜

不敬使命之不聽杜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

及而弗知僞之恥也。孔張君之昆杜也。孫子孔之後也

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杜立廟於家。有祿於國杜立祿邑

有賦於軍杜賦軍出卿。喪祭有職杜所主。受服歸服杜謂若祭

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

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僞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

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

一在鄭商林玉人同工共。宣子謁杜請也。諸鄭伯子產弗

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

曰。韓子亦無幾求。

杜言所求少

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

不可偷。

杜薄也

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

與其凶怒悔之何及。

亦有理

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

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

妙語

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

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

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

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

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

杜不復成國

則失位矣若韓子奉

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

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古罪不

亦銳

杜細小也

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

大夫

鍾惺曰此一語足見子產治鄭有法處

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

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杜重求

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

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

周

杜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還并與商人俱

庸次比耦

杜用次更相從耦耕

以艾殺此

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

無我叛。我無強賈。

杜無強市其物。○艾魚。蔡反。藿徒弔反。強其兩反。

毋或曰奪。

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

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

語不當情事。

是教

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

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

杜法也。

鄭鄙邑也。亦弗爲也。

杜不

欲爲鄙邑之事。

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

杜陳也。

之。韓子辭玉。

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徵二罪。

林失諸侯。鄭鄭國。

敢辭之。

杜傳言子產知

禮宣子能改過。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杜送行飲酒。

宣子曰。二

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

才何反。杜子皮賦之子嬰齊也。

野有蔓草

杜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

矣子產賦鄭之羔裘

杜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

宣子

曰起不堪也

杜不堪國之司直

子大叔賦褰裳

杜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

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

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

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

杜是褰裳

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杜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犬叔拜以答之

子游

杜駟帶之駟假

賦風雨

杜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子旗

杜公孫段之子豐施

賦有女同車

杜取其洵美且都

子柳

杜印段之子印癸

賦籜兮

杜取其倡

宣子喜曰鄭其庶乎

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杜六詩皆鄭風

皆昵燕好

也。杜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

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

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杜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風夜畏天之威。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魏禧曰。子產後舉誠為過。當然知韓子可與盡言。故不妨執禮以張國勢。而杜後求。否則子產直一不識時務之迂儒耳。何以為國。雖然。宣子再請而曰。惟商所與。國弗與。知可也。

郊子論官

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

故也？

杜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問何故以鳥名官。

郊子曰：吾祖也，我知

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杜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

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

炎帝氏以火紀，

故爲火師，而火名。

杜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

共工氏

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杜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犬皞後亦有水瑞。

以水名官。犬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杜犬皞，伏羲氏，風姓之祖，有龍

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



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杜鳳鳥知天時故元鳥氏

司分者也杜元鳥燕也杜伯趙氏司至者也杜勞也以夏

至鳴冬青鳥氏司啟者也杜青鳥鶴也杜丹鳥氏司

閉者也杜丹鳥鷲雉也杜立秋來立冬去入祝鳩氏司

徒也杜祝鳩鷲也杜鷲鳩也杜鷲鳩也杜鷲鳩也杜鷲鳩也杜

鷲而有別故為鷲鳩氏司空也杜鷲鳩也杜鷲鳩也杜鷲鳩也杜

爽鳩氏司寇也杜爽鳩鷹也杜鷲鳩氏司事也杜鷲鳩

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杜鷲鳩也杜鷲鳩也杜鷲鳩也杜

五工正杜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鷲雉東方曰鷲雉南方曰鷲雉

林賈

遠曰西方曰鸚鸚維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鶴鶴維攻皮之工也

也南方曰翟翟維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鶻鶻維攻皮之工也

伊洛而南曰鞞鞞維利器用。正度量。亮夷民者也。林利便

設五色之工也。九扈為九農正。杜扈有九種

用正文尺之度量器用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杜扈有九種

夷平也。使度量器用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杜扈有九種

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啗宵

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鷄鷄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

其宜以敬民事。林賈遠云春扈鳩鷓相五土之宜趣民

耕種者也。夏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

斂者也。冬扈竊畫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噴噴夜為農驅

者也。行扈啗畫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噴噴夜為農驅

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民無淫者也。杜

扈鷄鷄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杜

止也。止民自顯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亦一偏為

使不淫放。自顯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亦一偏為

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杜顯頊氏代少皞者德

左傳卷之八 少皞 卷之八 郊行二

命杜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杜於是仲尼杜既而告人

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杜猶信杜夫官官不修其杜職也杜傳言聖人無

師常

吳光取餘皇

吳伐楚陽句

杜穆王曾孫  
令尹子瑕

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

杜公  
子魴

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

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歿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

長岸子魚先奔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杜舟

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

以待命

林隧出入道也炭火也置火滿於隧道之  
間師結爲陣以待楚命言其守之嚴密吳公

子光

杜諸樊子  
闔廬也

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

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

杜多疑，與吳人潛伏於舟側。魏世做曰：守之如此嚴，異形狀詐為楚人，當亦假楚信令而蒙之。曰：我呼餘皇，則對師。杜吳夜從之。如華元登子反牀之類。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林夜戰，不知虛。伏舟側，故紛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杜傳言吳先有謀。

子產不禳火鄭災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杜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

天申須

杜魯大夫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林彗象如旗如帚故有除舊布新之

象天事恒象

杜象類天道恒以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

其有火災乎

杜今火向伏故知當須

梓慎曰。往年吾見

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

杜今

年火出之月而孛益章明其終也孛星必隨大火而滅沒

其居火也久矣

杜歷

二年其與

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

杜謂

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

月。

彭士望曰周之改月於此益信

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杜大辰大野陳大皞之虛也杜大

解居陳大鄭祝融之虛也杜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杜房

火所自出也杜星孛及漢漢水祥也杜天漢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

邱杜昔帝顛頊居之其星為大水杜衛星營水杜火之牡

也杜其雄也水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也杜丙午火壬子水水合火而相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杜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隨火星俱伏否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杜年大火出見之

五月謂周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用瓘筆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杜以為天災流行非  
禮所息故也為明年

宋衛陳鄭災傳○杜按

然禘災亦古禮所有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

杜火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杜東北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

始七日其火作乎

杜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

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之杜大庭氏古國名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

曰宋衛陳鄭

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杜前年欲用瓘

聿禘火子產不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

此不可尤見識力子犬

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杜多言者或時有中○禧按多言或信四字高明有見但

天遠二語亦強辭奪理耳於其既火而懷於元冥則先事而用圭瓚也何害

遂不與亦不復

火杜傳言天道難明雖禱竈猶不足以盡知之

鄭之未災也里析

杜鄭大夫告子

產曰將有大祥杜變異之氣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

及也杜言將先災成

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遷實難

及火里析歿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

杜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使

司寇出新客

杜新來聘者

禁舊客勿出於宮

杜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

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

杜子寬即游速子上游吉之子俱鄭大夫大宮

鄭祖廟使二子屏攝祭祀之使公孫登杜開卜徒大龜

使祝史徙主石於周廟告於先君杜廟屬王廟也有火

災故合羣主于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杜鄭儆

司宮杜巷伯寺出舊宮人杜先公寔諸火所不及司馬

兵杜主司寇杜主列居火道杜以備行火所燧杜許勤反城

下之人伍列登城杜為部位明日使野司寇杜縣各保

其徵杜戒保所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杜郊外之人助

祭處於國北方禳火於元冥回祿杜元冥水神祈於四

鄘杜鄘城也城積土除氣所聚書焚室而寬其征杜賦

左專聖世沙船十長十八不禳火三三

與之材杜以助營建杜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杜行火政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

陳許之先亡也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杜社杜被禳

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杜禘按振拔也杜註棄未是○凌

曰天道遠人道邇而茲復大為社杜禘禘請禳于產既拒之

除杜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

其庭杜也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杜使除

禱家廟而立○子杜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汝杜

也杜鄉杜所毀女子產朝杜朝過而怒之杜怒其除者南毀

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杜言子產不忍毀人廟火之

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

杜辭晉公孫而

授兵似若叛晉故慮其見討

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

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

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

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

反。擱。板。

然授兵登陴。

杜擱然。勁忿貌。

將以

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

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

之。以啟貪人薦

杜重也。

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

亡猶可說也。杜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

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杜傳言子產有備。

魏世倣曰天災而可以筆瓚禳彼國君豈無玉者則古今之災變永可不作矣夫災變者不德所致天所以示警戒君子禳之蓋亦有本豈寶玉之謂城濮之役子玉不以瓊弁玉纓與河神遂至喪師辱國而身歿楚昭王有疾周太史曰若禳之可以移於令尹司馬王弗禳遂卒人皆以為不禳之故然使子玉不與河神而能敬天恤民訓飭軍旅則必不敗苟剛而無

禮雖以弁纓與河神亦必無救於軍敗而身歿昭王  
崇之疾未必能移而徒來不知大道之誚而已且夫  
用寶玉而可以免者其必非正神也世貪墨之吏不  
問人之賢否事之曲直惟納賄於己者是右廉吏且  
羞之而况神乎子產惟以定民志修戒備為務靜以  
待之而不為多言所亂蓋所謂知本也夫自古聖王  
未嘗廢禳災而子產必不之聽亦足以為不修德而  
徒邀媚於鬼神者之戒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非無  
鬼神也而民義是務智者之事也

閔子馬論學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杜魯人往會葬者見周大夫原伯魯焉。

與之語不說學。

林伯魯不善學問之道。

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

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杜在位者。

大人患

失而惑。

患失而惑惟學可以救之。又不說學則害愈甚矣。

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

杜則皆懷苟且。以為無害而不。

於是乎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

杜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

益不學將落。

林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則荒蕪衰落而已。

原氏其亡乎。

彭家屏曰：秦禁挾書而秦亡，宋禁道學而宋亡，明排

首善錮東林而明亦旋亡蓋學者所以明君臣上下  
之分講修齊平治之故國之元氣所係也元氣既傾  
則國步隨之閔子馬聞周大夫之不說學而知周之  
將亂可謂思深慮遠矣